



中吉惠

中 中庸别讲

杨
军一编著

卷外借



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

君子四书

中庸别讲

杨
东
平
著



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庸别讲 / 杨军编著. — 北京: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, 2017.5

(启予四书)

ISBN 978-7-5158-1918-1

I. ①中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儒家②《中庸》—通俗读物 IV. ①B222.1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08581号

启予四书 中庸别讲

作者: 杨军

出品人: 徐潜

责任编辑: 胡天子

编辑加工: 肖慧蕾

装帧设计: 李娜

责任审读: 书辰

责任印制: 李雅婧

出版发行: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

印刷: 北京艺堂印刷有限公司

版次: 2017年5月第1版

印次: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

开本: 889mm×1194mm 1/32

字数: 200千字

印张: 10

书号: ISBN 978-7-5158-1918-1

定价: 49.80元

服务热线: 010-58301130

销售热线: 010-58302813

社址: 北京市西城区西环广场A座
19-20层, 100044

网址: <http://www.chgslcbs.cn>

E-mail: cicap1202@sina.com (营销中心)

E-mail: gslzbs@sina.com (总编室)

工商联版图书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凡本社图书出现印刷质量问题,
请与印务部联系。

联系电话: 010-56108530

目 录

《中庸》原文	/001
第一讲(上) 天命之谓性	/009
第一讲(下) 率性之谓道	/035
第二讲(上) 道也者，不可须臾离也	/050
第二讲(下) 中也者，天下之大本也	/075
第三讲(上) 君子中庸	/087
第三讲(下) 舜其大知也与	/108
第四讲 素隐行怪	/129
第五讲(上) 庸德之行，庸言之谨	/150
第五讲(下) 君子之道	/170
第六讲(上) 哀公问政	/195
第六讲(下) 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	/218
第七讲(上) 自诚明，谓之性	/239

第七讲(下) 至诚无息	/260
第八讲(上) 愚而好自用	/276
第八讲(下) 祖述尧舜, 宪章文武	/297
跋	/315



《中庸》原文

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，修道之谓教。道也者，不可须臾离也，可离非道也。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，恐惧乎其所不闻。莫见乎隐，莫显乎微，故君子慎其独也。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，发而皆中节谓之和。中也者，天下之大本也；和也者，天下之达道也。致中、和，天地位焉，万物育焉。

仲尼曰：“君子中庸，小人反中庸。君子之中庸也，君子而时中；小人之中庸也，小人而无忌惮也。”

子曰：“中庸其至矣乎，民鲜能久矣！”

子曰：“道之不行也，我知之矣：知者过之，愚者不及也。道之不明也，我知之矣：贤者过之，不肖者不及也。人莫不饮食也，鲜能知味也。”

子曰：“道其不行矣夫。”

子曰：“舜其大知也与！舜好问而好察迩言，隐恶而扬善，执其两端，用其中于民，其斯以为舜乎！”

子曰：“人皆曰予知，驱而纳诸罟获陷阱之中，而莫之知辟也。人皆曰予知，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。”

子曰：“回之为人也，择乎中庸，得一善，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。”

子曰：“天下国家可均也，爵禄可辞也，白刃可蹈也，中庸不可能也。”

子路问强。子曰：“南方之强与？北方之强与？抑而强与？宽柔以教，不报无道，南方之强也，君子居之。衽金革，死而不厌，北方之强也，而强者居之。故君子和而不流，强哉矫！中立而不倚，强哉矫！国有道，不变塞焉，强哉矫！国无道，至死不变，强哉矫！”

子曰：“素隐行怪，后世有述焉，吾弗为之矣。君子遵道而行，半途而废，吾弗能已矣。君子依乎中庸，遁世不见知而不悔，唯圣者能之。”

君子之道费而隐。夫妇之愚，可以与知焉；及其至也，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。夫妇之不肖，可以能行焉；及其至也，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。天地之大也，人犹有所憾。故君子语大，天下莫能载焉；语小，天下莫能破焉。《诗》云：“鸢飞戾天，鱼跃于渊。”言其上下察也。君子之道，造端乎夫妇，及其至也，察乎天地。

子曰：“道不远人，人之为道而远人，不可以为道。《诗》云：‘伐柯伐柯，其则不远。’执柯以伐柯，睨而视之，犹以为远。故君子以人治人，改而止。忠恕违道不远，施诸己而不愿，亦勿施于人。君子之道四，丘未能一焉，所求乎子，以事父，未能也；所求乎臣，以事君，未能也；所求乎弟，以事兄，未能也；所求乎朋友，先施之，未能也。庸德之行，庸言之谨，有所不足，不敢不勉，有余不敢尽；言顾行，行顾言，

君子胡不慥慥尔。”

君子素其位而行，不愿乎其外。素富贵，行乎富贵；素贫贱，行乎贫贱；素夷狄，行乎夷狄；素患难，行乎患难，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。在上位不陵下，在下位不援上，正己而不求于人，则无怨。上不怨天，下不尤人。故君子居易以俟命，小人行险以徼幸。子曰：“射有似乎君子，失诸正鹄，反求诸其身。”

君子之道，辟如行远必自迩，辟如登高必自卑。《诗》曰：“妻子好合，如鼓瑟琴。兄弟既翕，和乐且耽。宜尔室家，乐尔妻帑。”子曰：“父母其顺矣乎！”

子曰：“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！视之而弗见，听之而弗闻，体物而不可遗，使天下之人齐明盛服以承祭祀，洋洋乎如在其上，如在其左右。”《诗》曰：“神之格思，不可度思，矧可射思。”夫微之显，诚之不可掩如此夫。

子曰：“舜其大孝也与！德为圣人，尊为天子，富有四海之内。宗庙飨之，子孙保之。故大德必得其位，必得其禄，必得其名，必得其寿。故天之生物，必因其材而笃焉。故栽者培之，倾者覆之。”《诗》曰：“嘉乐君子，宪宪令德。宜民宜人，受禄于天。保佑命之，自天申之。”故大德者必受命。

子曰：“无忧者其惟文王乎！以王季为父，以武王为子，父作之，子述之。武王纘大王、王季、文王之绪，壹戎衣而有天下。身不失天下之显名，尊为天子，富有四海之内。宗庙飨之，子孙保之。武王未受命，周公成文、武之德，追王大王、王季，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礼。斯礼也，达乎诸侯、大夫及士、庶人。父为大夫，子为士，葬以大夫，祭以士。父为士，子为大夫，

葬以士，祭以大夫。期之丧，达乎大夫。三年之丧，达乎天子。父母之丧，无贵贱，一也。”

子曰：“武王、周公其达孝矣乎！夫孝者，善继人之志，善述人之事者也。春秋修其祖庙，陈其宗器，设其裳衣，荐其时食。宗庙之礼，所以序昭穆也。序爵，所以辨贵贱也。序事，所以辨贤也。旅酬下为上，所以逮贱也。燕毛，所以序齿也。践其位，行其礼，奏其乐，敬其所尊，爱其所亲，事死如事生，事亡如事存，孝之至也。郊社之礼，所以事上帝也。宗庙之礼，所以祀乎其先也。明乎郊社之礼、禘尝之义，治国其如示诸掌乎！”

哀公问政。子曰：“文武之政，布在方策。其人存，则其政举；其人亡，则其政息。人道敏政，地道敏树。夫政也者，蒲卢也。故为政在人，取人以身，修身以道，修道以仁。仁者人也，亲亲为大；义者宜也，尊贤为大。亲亲之杀，尊贤之等，礼所生也。在下位不获乎上，民不可得而治矣！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；思修身，不可以不事亲；思事亲，不可以不知人；思知人，不可以不知天。”

天下之达道五，所以行之者三。曰：君臣也，父子也，夫妇也，昆弟也，朋友之交也，五者天下之达道也。知、仁、勇，三者天下之达德也，所以行之者一也。或生而知之，或学而知之，或困而知之，及其知之，一也。或安而行之，或利而行之，或勉强而行之，及其成功，一也。子曰：“好学近乎智，力行近乎仁，知耻近乎勇。知斯三者，则知所以修身；知所以修身，则知所以治人；知所以治人，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。”

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，曰：修身也，尊贤也，亲亲也，敬大臣也，体群臣也，子庶民也，来百工也，柔远人也，怀诸侯也。修身则道立，尊贤则不惑，亲亲则诸父昆弟不怨，敬大臣则不眩，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，子庶民则百姓劝，来百工则财用足，柔远人则四方归之，怀诸侯则天下畏之。齐明盛服，非礼不动，所以修身也；去谗远色，贱货而贵德，所以劝贤也；尊其位，重其禄，同其好恶，所以劝亲亲也；官盛任使，所以劝大臣也；忠信重禄，所以劝士也；时使薄敛，所以劝百姓也；日省月试，既稟称事，所以劝百工也；送往迎来，嘉善而矜不能，所以柔远人也；继绝世，举废国，治乱持危，朝聘以时，厚往而薄来，所以怀诸侯也。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，所以行之者一也。

凡事豫则立，不豫则废。言前定则不跲，事前定则不困，行前定则不疚，道前定则不穷。在下位不获乎上，民不可得而治矣；获乎上有道，不信乎朋友，不获乎上矣；信乎朋友有道，不顺乎亲，不信乎朋友矣；顺乎亲有道，反诸身不诚，不顺乎亲矣；诚身有道，不明乎善，不诚乎身矣。诚者，天之道也；诚之者，人之道也。诚者不勉而中，不思而得，从容中道，圣人也。诚之者，择善而固执之者也。

博学之，审问之，慎思之，明辨之，笃行之。有弗学，学之弗能，弗措也；有弗问，问之弗知，弗措也；有弗思，思之弗得，弗措也；有弗辨，辨之弗明，弗措也；有弗行，行之弗笃，弗措也。人一能之己百之，人十能之己千之。果能此道矣，虽愚必明，虽柔必强。

自诚明，谓之性；自明诚，谓之教。诚则明矣，

明则诚矣。

唯天下至诚，为能尽其性；能尽其性，则能尽人之性；能尽人之性，则能尽物之性；能尽物之性，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；可以赞天地之化育，则可以与天地参矣。

其次致曲。曲能有诚，诚则形，形则著，著则明，明则动，动则变，变则化。唯天下至诚为能化。

至诚之道，可以前知。国家将兴，必有祯祥；国家将亡，必有妖孽。见乎蓍龟，动乎四体。祸福将至，善，必先知之；不善，必先知之。故至诚如神。

诚者自成也，而道自道也。诚者物之终始，不诚无物。是故君子诚之为贵。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，所以成物也。成己，仁也；成物，知也。性之德也，合外内之道也，故时措之宜也。

故至诚无息。不息则久，久则征，征则悠远，悠远则博厚，博厚则高明。博厚，所以载物也；高明，所以覆物也；悠久，所以成物也。博厚配地，高明配天，悠久无疆。如此者，不见而章，不动而变，无为而成。天地之道，可一言而尽也。其为物不贰，则其生物不测。天地之道，博也，厚也，高也，明也，悠也，久也。今夫天，斯昭昭之多，及其无穷也，日、月、星辰系焉，万物覆焉。今夫地，一撮土之多，及其广厚，载华岳而不重，振河海而不泄，万物载焉。今夫山，一卷石之多，及其广大，草木生之，禽兽居之，宝藏兴焉。今夫水，一勺之多，及其不测，鼃、鼃、蛟龙、鱼鳖生焉，货财殖焉。《诗》曰：“维天之命，於穆不已！”盖曰天之所以为天也。“於乎不显，文王之德之纯！”

盖曰文王之所以为文也，纯亦不已。

大哉圣人之道！洋洋乎发育万物，峻极于天。优优大哉！礼仪三百，威仪三千，待其人然后行。故曰苟不至德，至道不凝焉。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，致广大而尽精微，极高明而道中庸。温故而知新，敦厚以崇礼。是故居上不骄，为下不倍。国有道，其言足以兴；国无道，其默足以容。《诗》曰：“既明且哲，以保其身。”其此之谓与！

子曰：“愚而好自用，贱而好自专，生乎今之世，反古之道，如此者，灾及其身者也。”非天子，不议礼，不制度，不考文。今天下车同轨，书同文，行同伦。虽有其位，苟无其德，不敢作礼乐焉；虽有其德，苟无其位，亦不敢作礼乐焉。子曰：“吾说夏礼，杞不足征也。吾学殷礼，有宋存焉。吾学周礼，今用之，吾从周。”

王天下有三重焉，其寡过矣乎！上焉者虽善无征，无征不信，不信民弗从；下焉者虽善不尊，不尊不信，不信民弗从。故君子之道：本诸身，征诸庶民，考诸三王而不缪，建诸天地而不悖，质诸鬼神而无疑，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。质诸鬼神而无疑，知天也；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，知人也。是故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，行而世为天下法，言而世为天下则。远之则有望，近之则不厌。《诗》曰：“在彼无恶，在此无射。庶几夙夜，以永终誉！”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誉于天下者也。

仲尼祖述尧舜，宪章文武，上律天时，下袭水土。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，无不覆帔，辟如四时之错行，

如日月之代明。万物并育而不相害，道并行而不相悖，小德川流，大德敦化，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。

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，足以有临也；宽裕温柔，足以有容也；发强刚毅，足以有执也；齐庄中正，足以有敬也；文理密察，足以有别也。溥博渊泉，而时出之。溥博如天，渊泉如渊。见而民莫不敬，言而民莫不信，行而民莫不说。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，施及蛮貊。舟车所至，人力所通，天之所覆，地之所载，日月所照，霜露所队，凡有血气者，莫不尊亲，故曰配天。

唯天下至诚，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，立天下之大本，知天地之化育。夫焉有所倚？肫肫其仁！渊渊其渊！浩浩其天！苟不固聪明圣知达天德者，其孰能知之？

《诗》曰：“衣锦尚絅”，恶其文之著也。故君子之道，闇然而日章；小人之道，的然而日亡。君子之道：淡而不厌，简而文，温而理，知远之近，知风之自，知微之显，可与入德矣。《诗》云：“潜虽伏矣，亦孔之昭！”故君子内省不疚，无恶于志。君子所不可及者，其唯人之所不见乎！《诗》云：“相在尔室，尚不愧于屋漏。”故君子不动而敬，不言而信。《诗》曰：“奏假无言，时靡有争。”是故君子不赏而民劝，不怒而民威于铁钺。《诗》曰：“不显惟德！百辟其刑之。”是故君子笃恭而天下平。《诗》云：“予怀明德，不大声以色。”子曰：“声色之于以化民，末也。”《诗》曰：“德辅如毛。”毛犹有伦，上天之载，无声无臭，至矣！

第一讲（上）

天命之谓性

据金景芳先生统计，古人专门讲解《中庸》的著作，大概在150种以上，由于敝人涉猎有限，所以下面也只是粗略地谈一谈我个人对《中庸》的理解。

《中庸》本来是儒家经典《礼记》中的一篇。我们知道，儒家的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五部经典，合称“五经”。《礼》有“三礼”之说，即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、《礼记》。到了北宋，作为程朱理学开创者之一的程颐非常重视《中庸》这篇文章，把它从《礼记》里面摘出来，单独加以解释，给予其特殊地位。到了南宋，朱熹把《大学》、《论语》、《中庸》、《孟子》合在一起加以注释，这就是非常有名的“四书”了。

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称为“四书”，实际上是体现着儒家的一个道统，或者说正统性。《论语》是记载孔子和弟子的言论的。相传《大学》是孔子的弟子曾子所作，《中庸》则由曾子的学生子思，也就是孔子唯一的孙子孔伋所作。也有传说孟子是子思的学生，现在有学者考证认为年代对不上，

他们认为孟子更可能是子思学生的学生。总之，孟子也属于这一支。由此可知，被称为“四书”的这四本书，实际是按着一条线索贯穿下来的，四本书的作者基本都存在师生关系，同属一个思想学派。在历史上，儒家的这一派叫“思孟学派”。“思”是指子思，“孟”是指孟子。

在孔子去世之后，据史书记载，到战国时期，儒家就分为八派了，名为“八家之儒”，其中之一就是子思这一派。到了宋代以后，一般是把“思孟学派”作为儒家正统，“四书”实际上体现着儒家的正统性。

这篇文章为什么名为《中庸》，中庸是什么意思，古人有三种不同的解释。

第一种，也是最古老的解释，出自东汉著名经学家郑玄。郑玄“遍注群经”，他解释《中庸》的“庸”，意思是“用”，因为这篇文章记述的是“中”、“和”的作用、应用。“中”、“和”两个概念见于《中庸》正文的第一个自然段，我们在后文会详细解释。按郑玄的解释，这篇文章的核心就是讲这两个概念的作用的，所以名为《中庸》，就是“中”的作用、应用的意思。这是东汉郑玄的解释，是最早的，但这种解释在宋朝之后就不流行了。

宋朝之后的学者多倾向于两个人的解释，一个是程颐，程朱理学的开创者之一，另一个是朱熹，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。宋代以后，特别是明清两朝，在科举考试中，要本着程朱理学的思想论述，所以程颐和朱熹对“中庸”的解释逐渐成为了标准答案。直到现在，也是最流行的说法，大家都这么解释。

我的老师吕绍纲先生和他的老师金景芳先生都认为，程颐和朱熹的解释还不太一样，两人是有区别的。我们仔细去品味确实如此。

所以我认为，关于中庸的第二种解释出自程颐。程颐讲：“不偏之谓中，不易之谓庸。”什么叫“庸”？就是“不易”，意思是不变化、没有变化。“庸”是不变，是永恒，是一种常态。将“庸”与“中”连起来解释，就是说，“中”作为人生的规律，它是永恒的，不可改变的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。而所谓“中”，就是“不偏”，不要偏激。也就是说，不要偏激是人生的永恒的、不变的规律。书名告诉我们，本书就是谈人生为什么和怎样做到不偏激的，所以书名为《中庸》。

第三种解释出自朱熹。朱熹说“庸”的意思是平常，平常就是平庸，就是平凡，就是普通。按照朱熹的解释，“中庸”的意思是说，“中”这个东西，是平平常常的，就落实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，随处可见，它不是一个超然于外的，也不是什么艰深的、无法理解的东西，更不是你不常见不到的。它是你在日常生活中，平平常常的、随处可见的、一直在发挥作用的人生规律。

古往今来的儒家学者对《中庸》的“庸”字的理解就是上述三种：第一种是解释为“用”，第二种是解释为“不易”，第三种是解释为“平常”。但这三种解释，后两种还是有相通之处的，说这个东西是永恒的、不变的和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，两者并不矛盾。“中”是可以见于日常生活的一种平平常常

的规律，与认为“中”是见于生活的一种平平常常的、永恒的、不可改变的、不可放弃的人生规律、哲理，两种说法好像也差不多。朱熹和程颐的解释有相通之处，但他们与郑玄的解释是不相通的，无法调和的。

当年吕绍纲老师讲《中庸》的时候，说“庸”不是“不易”，不是“平常”，是“中之为用”，“中庸”就是“中用”，或者是“用中”，就是怎么去运用“中”。他说“中庸”也就是“执两用中”，就是“允执厥中”。显然，吕先生是赞同郑玄的解释的。

简单地说，“中庸”的“庸”是用的意思，《中庸》书名的含义是“中”的作用，或怎么去应用“中”。但是我觉得不无问题，对此保留意见。

这三种说法有什么区别呢？为什么要纠结书名的一个字呢？最重要的区别在于这影响到你理解《中庸》内容的整体思路。如果按照郑玄的解释去理解，“庸”是用，“中庸”就是怎么去运用“中”，那么这篇文章就是讲方法论的，是在教我们一些人生处事的方法，我们得从这个角度去理解。但是如果按照程颐的说法去理解，“庸”是不易、不变，那么本文重点阐释的应该是，“中”这个原则是一种永恒的、不可改变的、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性的东西，那就得上升到哲学层面，《中庸》一书就成了讲本体论，就会很抽象。如果按照朱熹的解释，“庸”是平常，就是说，“中”就在你身边，在你的生活当中，平平常常的、平平庸庸的一个东西，你要在生活当中去体会这个“中”，那么这篇文章就变成讲修行、讲修养的了。

不管怎么说，对书名理解的不同，导致对这篇